

5523

21-2



明忠公承遺像



明忠公承遺像





重刻周忠介公文集敘

有明周蓼洲先生燼餘集三卷年譜一卷遺事一卷
得自京城書肆庚子之亂攜以自隨未敢暫棄辛丑
冬月始與曹君夔一章君璧菴重謀授梓癸卯夏五
殺青既竟爰謹敘其簡端嗚呼氣節之晦至今日而
極矣搢紳之士幾博其冠脂韋其辭者既不可以勝
數其甚者謹阼桀黠鼓其暴慢不靖之氣倡爲犯上
作亂之行無貴賤無尊卑叫囂隳突恣攘恣睢沾沾
焉自號於衆曰吾以爲氣節也橫目之民恟恟罔識
肌決唱聲萬口附和無名分無等差亦沾沾焉自號

於衆曰吾以爲氣節也嗚呼吾觀於今人之行益思發明氣節之說以告天下萬世周文王之詞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楚屈原之詞曰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夫古之忠臣所爲惓惓於其君出九死而不悔者固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亦由其離憂忤惻之情固結於中實有忍而不能舍之故是以精誠之志可排九閻而浩然之氣亦遂充然塞乎宇宙之內此其操存涵養邃於居恒成仁取義決於俄頃隱微之際實無一毫名利之私芥帶於其間而一時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雲從影

附亦且不顧死生利害爲之赴湯蹈火而無逡巡蓋自有此氣節而尊卑於是益定貴賤於是益明名分等差於是益正昔周子通書言剛善曰爲直爲義爲嚴毅爲幹固此所謂真氣節是也剛惡曰爲猛爲隘爲強梁此所謂僞氣節是也綜覽有明一代人材升降消長之數東林真氣節之士也復社真僞參半者也今試讀蓼洲先生之書其言論則藹如粹如仁人之言也其學術則敦樸純實程朱之真傳也其操守則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元聖之心法也夷攷朱完天顏佩韋諸君子其義勇之氣亦皆發於至誠要非叫

巽隳突唱聲附和之流所能比擬其萬一然則先生之書出而氣節之說當可益明於天下萬世且士大夫立身行己苟不辨乎似是而非之隱則往往迷溺於歧途至於終身由之罔克自拔魯論陽貨一篇詳言人心風俗之本原而特大書聖人之所惡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夫周末文勝其有蹈陽剛之惡者詎不足以激揚人心而聖人必深惡而痛絕之者蓋惟值文勝之後民氣疲沓驟不得舒則必有偽氣節之徒煽厥浮辭以蠱萌庶在上者偶一不慎進而用之則生

心害政顛倒國是在下者偶一不慎引而近之則剝牀噬膚至於蔑貞之凶而悔且無及遐稽往史近驗世情運會之消息品類之純駁士氣之盛衰悉繫於此吾是以敘蓼洲先生之書於氣節之真偽不憚三復言之蓋願世之人皆束身於道義之途而毋爲虛僞叛換之詞所動也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後學太倉唐文治謹敘

等死生如蟬蛻讀之有不潏然泫下者非人情矣昔
諸葛武侯僅以出師一表傳世忠孝之言又多乎哉
彼夫騷人墨士風流宕逸之徒往往遇好事者導揚
幽隱誇爲藝林美談亦卒如歐陽子云文章麗言語
工若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已耳孰與
夫扶綱常厲風俗言出而炳如日星堅如金石又何
忍使之湮沒不彰也定求嘗過公之遺居見其門扉
畱題聯句曰半榻偶懸從嬾性一門深掩得閒權追
想公當年杜門埽軌景象序斯集也并識之以寄慨
慕云康熙辛巳季春通門小子彭定求謹書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一

古吳周順昌景文著

福州高瑞紀事

余以踽涼之行承乏三山司李昕夕飲冰甫百日覩
稅監殊橫自媿官卑弗克制勃然動拂衣想稽之會
典外臣乞休竟休矣功名塵土富貴浮雲壯夫甯借
簪紱爲榮沈思終日不得奉養先人於今日悲痛萬
千悻悻乞休未邀 天子一命榮親是實人子未酬
至願庶幾改教存古人避地之遺風遂備文申請不
得請再而三終不得也守土者不能委而去之低徊

勉畱飲冰愈甚鄉之親友逃聽未悉魚書盈篋一事無容各答謹述當日情形使故人見之謂此生崛起猶昔毋負相期之意云癸丑歲除始至古榕城吏之掌行禮者白所應參謁輒曰應先拜內監高詢之舊例疇先皆以自來太府先之余默然良久吏曰內監監稅茲土十有六載院藩臬府及縣暨諸董戎事者疇弗與交歡何獨絕之且內監聞旌節賁臨治具以需將致賀展殷勤余大笑抗聲曰余始至若弗余知以余爲何如人竟弗往吾鄉有擅韜鈴偕泣茲土者爲朱蓋吾內監數數遣人致意不獲已向余從容言

監府奚而必不先也余謂刑餘之人與地方官原不相涉終弗去內監以爲異間聞之當道當道往往微示其旨余實陳當道當道亦未嘗以余迂執爲非高案之流毒於閩最甚其爪牙之噬人者爲巡欄百戶馬仕麒當道皆鑒之巡撫袁公素稱寬弘端亮君子百姓恃以保障公念翦惡先翦其翼俾余密擒內監恨馬百戶就擒惟是周司李恨甚余弗顧季春上旬攝閩縣篆邑中若金珠米木各戶紛紛控告謂稅監掠取其貨累月窮年價莫給與余以此等景象匪直民憂實長民者之憂稅監犯衆怒一旦激變可若何

曲圖所以恤苦弭憂爲之計長久思盡革諸行如吾
郡故事參酌未定於四月十四日薄暮聞諸行戶踵
監門哀鳴求直監誘入闔門盡繫之百端魚肉赴援
者蟻聚於外發箭揮刀被髮流血者皆是也嗟乎小
民哀求不得直反以刀矢相加公憤交激解之不能
散稅監恐懼身登峻閣火箭雨集烈燄耀天悲聲動
地府縣奉院司道令遣兵合救夜半始息然民廬化
作飛灰已三十餘家詰朝告被傷被殺被災者比比
也已刻見撫院袁公言稅監兇橫當與按君參之余
聞言心肯午後歸館方清理案牘急報內監突然開

門橫刀策馬小衣背敕隨臬勇家奴數十輩各操利
刃疾馳軍門太府喻公以親乞歸在告聞之駭甚急
偕僚屬赴援內監與都院最近臬司闔司次之藩司
遠矣府更遠趨至軍門則稅監諸凶斬關直入內垣
袁公二子侍師側俱被執袁公驚出稅監臨以匕首
并挾出轅門擁入憲臺別署吾鄉屯道李公思誠兵
道呂公純如及闔司先至府縣官僚與董戎事者次
至稅監仍挾袁公手示禁戢軍民然後送公暨二子
回院兩道尊以內監肆橫奉命來闔無暇周計偕闔
司步送歸署同寅三府龔公勸余隨行余曰不可袁

公既回院余且返與太府商之此行藏誦計內監果
畱兩道爲卜夜飲是夕余先捕凶黨之執刀失墜者
三人昇府獄漏已四徹復昇閩縣者亦三人皆凶黨
至戚稅監慮奴輩必罹重刑挾勢令兩道釋囚許之
釋囚治衣帽送還謁兵道於監府獨余未與稅監果
畱海防以代嗣後呂李兩公屢諭三府諸首領及指
揮遞相代易監不許火之夜有被傷死者四人內外
各二稅監妄謂內二人爲本監奴子時兵道未出令
兩縣具棺進斂兵道乃出十四日稅監舊役三十人
持檄下府與捕館及兩縣反以放火殺人乘機劫財

移殃於民欲追捕延平司李鄒公維璉檄來余開而
讀之不覺奮衣振起舉茶甌擲地曰異哉鄒公之爲
見也今日之事全以鎮撫地方爲主此檄一行變不
在稅監將在地方罪不獨在地方將在守土且撫院
之疏不幾虛乎余弗行并力阻館若縣時龔公執兩
人囚禁云獲稅監之鹿皮者方欲解道民大騷動余
都釋之民心乃安余鬱鬱抱憤適直指憲檄督以申
報殺人放火緣由遂據實呈詳其間多微詞閱者訝
其直也余萌浩然歸志閱日兩道欲令縣爲稅監脩
門葺牆余終不承命正守出揭相迫余獨坐靜思兩

道尊與陳公責我以有此縣篆耳不如封之時四月
廿七日也余居鄉於交誼不薄於僚友豈獨愀然二
守陳公之赴內監慷慨赴難未遑深計陳公被留家
人向隅愛子乞援狐兔之悲有情者誰復能造矧大
府喻公堅意首立海防鄧公戒嚴守汛凌晨開署落
落晨星益令人感慨無已十八日以改教請二十
一日送喻公於荜原公固長者與余最相得別緒黯
然歸館杜門候題擬束空囊東向袁公令候官金大尹
及吾鄉朱總戎持手書來慰留真切呂公亦貽札以
留三請竟不得復以府篆委署自後守三緘之戒不

復談天下事矣時鄉紳與當事議欲與稅監調停余
以調停二字殊非美名從中撓之慎餘未能好盡多
過則余之謂矣彼稅監奇惡山積具載兩院疏中師
相臺諫諸公之疏尤章章也按臺以考察閱操兩大
事命三司諭內監出陳三守不聽會諡詔將臨復嚴
諭速出迎詔竟置罔聞其悖逆至是他奚論耶處變
之道有三銷變於未變為最應變於臨變而得正者
上也既變而善挽回之猶足冀天下正氣若夫借恬
靜為福恐致大變為詞是或一道吾未之知也今日
惟是恪共乃職靜聽聖明處分天下事固匪一人

所獨裁也還對三山轉自笑復自魂矣孟秋朔日漫
記
福州府閩縣爲出巡事本年四月十六日蒙按察司
憲牌本月十六日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福建監
察御史徐憲牌照得本院按臨所至地方凡有事變
情狀無論大小俱要據實具報查本月十一日各行
赴內監取價不與因而羣聚鼓譟是晚火發且至延
燒民居及臨街牌坊至次日又有一番異變該府縣
巡捕等官何不登時具報疎玩實甚備牌仰司呈堂

卽行該縣府并捕館速將前項事情備細具繇速報
仍查各官緣何不報一并詳奪等因抄呈到司蒙此
備牌仰縣官吏照依事理速將十一十二日異變事
情據實備細具由限次日申報本司以憑類報其該
衛縣巡捕官當日因何不報若此疎玩一并究詳轉
詳施行等因到縣蒙此查得本年四月十一日申牌
時分忽據馬夫謝貴急報本地方鋪行匠作諸色人
等因在稅監告討欠欠價銀反被閉門殺傷見在急
變等情舉職不勝駭愕疾赴前視候官縣知縣金元
嘉亦偕往本監門首本府知府喻同知陳通判龔同

時彙集此時軍民千萬爲擁肩摩在接道不得行所
見中有被傷者或揮涕拊膺或流血被面或帶箭烏
驚或踰牆鼠竄人情洶洶悲憤交極詢其釁端云係
稅監狼心虎口肆毒無已恃威逼取各行若米若金
及諸物價總計百千久不肯給痛思小民本微力薄
朝夕販賣以餬口舉家老幼蒼蒼以待乃累月曠歲
索之茫然情不能堪勢不及俟不得已各自踵門告
哀乞憐反觸其怒閉戶逞兇挾勁弩操利刃忍心慘
殺逃出者重傷可據錮內者難保全身此衆索還欠
價皆爲湖中之魚衆姓求生奚忍不相償也職等仍

再三撫慰聞陡見民房一時火起頃之煙燄障天室
廬財產化作飛灰老幼男女號慟不可勝紀職等倉
皇遣救及奉撫按兩院各司道連發憲牌調兵合救
自初更至三更火始得熄職等方各回本衙門守護
庫獄至十二日隨據本縣巡捕典史洪世法呈稱據
巡街應捕張龍稱本月十一日晚本縣安泰橋舖稅
監府中將火箭射出延燒軍牢房一十六間民房二
十九間及燒丙辰進士并經國裕民牌坊共二座拆
毀民房一十八間該監衙門未曾延及等情到縣又
據居民鄭欽等一十八人連名呈爲亟救慘殃事欽

等良民家居內監府前於本月十一日夜痛遭內監人役攻驅衆行領價威用火箭亂射欽等房屋然燒赤地無餘男女匍匐逃生家貲產業煨燼一空露宿饑寒懇憐赤子無辜毒害原非天災實由虐禍等情又據鄭國欽投爲急救財命事欽因向住內監府邊賣布爲活本月十一日陡遭各行討價威用火箭先焚房屋二間貨物七百餘兩悉皆煨燼命懸財散等情又據連僉具呈人張心等四十四人爲亟救慘殃事心等係內監府對門住民於十一日夜痛遭內監人役攻驅各行領價放火然燒房屋財物一空等情

又據連僉具呈人姚肖等八人爲殃苦慘傷事肖等係內監左邊一列連居禍慘十一日晚被監然燒幸肖等力救苟免痛男姚夏屋上運水救火遭棍徑射蜂箭男中一箭咽喉受傷又有鄭四等亦在屋上相救復被棍刃打傷體無完膚財散人離等情各訴到縣又據馬夫報得被傷民數銅行朱鐸刀傷腦樑木行權少山蔡廷機蟾魚行陳一郎炭行周一章謝廷祖利刃傷面鐵匠潘六民謝應順各刀傷頭民張公治箭傷喉董九箭傷眼眶餘未報不及細查外此俱干係地方各行戶遭變事情合行通報兩院司道照

詳正在備文間本日未初時分又據馬夫李秀急報稱稅監突然開門騎馬行出小衣背敕手持大刀帶隨臬勇家奴數十人各持鋒利刀槍前後擁衛急赴軍門去訖職等驚駭府縣各官俱急趨至軍門本監已破門入內堂矣俄而本監持刀逼挾軍門與公子同出至憲臺署內屯道李兵道呂弁兩都司齊到陪勸解釋方請軍門回院訖本監隨挾兩道同行送歸畱茶閉門時已黃昏矣更深時候續奉軍門拏獲行兇稅棍周聰徐文朱朝臣三名發下閩縣收監外至四更二點時分本監開門送出屯道仍畱兵道在內

至十三日辰時本府龔通判以奉兩道面諭到縣將原發監犯三名取出給賞新衣帽送還本監本日未時又蒙屯道於軍門前令運府縣官遵依前謁兵道當蒙本道責令本府同知陳豸相代該監即將同知拘畱始送出兵道彼時卑職實未同進不敢欺昧續又屯兵兩道諭令龔通判姚經歷孫知事節次進換該監不允陳同知至今拘畱在內此係前兩日事情應卽一弁通詳緣被傷身死實有四人有云均係良民有云內有本監二人一係本監自殺一係病死先蒙兵備道在本監衙門內諭令兩縣急備尸棺二具

送進裝斂訖又奉兵備道憲牌爲地方事照得稅監積惡虧損各行物價自有兩院司道替小民作主何得聚衆攻門圍屋放火傷人且查攻門放火者原非有身家各舖行俱係游手市棍意在乘機劫財耳如此亂民漸不可長除內監聽兩院會題請旨撤回外所有放火傷人倡亂首惡相應訪拏爲此牌仰縣官吏卽密訪十一日晚放火十二日傷人糾衆行兇首惡的確姓名擒拏解道以憑處治若復再爲姑息置之不問成何法紀成何世界其各街舖甲因何不收斂閒人聽其羣聚撒潑巡捕官仍嚴行曉諭遵守毋

察玩違等因到縣蒙此因查火發根由及報單所開被傷姓名未有的確議論紛紛難以專擅正在遲疑冷奉憲牌前來卑職不敢依違理合從實備細通行申報爲此除申兩院照詳外今將前項緣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前批吏部揭帖
前從邸報中見趙霖字年兄一揭蓋爲職序補掌科
燬也夫職自本月初九日署事除大祀在邇遵例禁
封中闕政事僅僅三日耳其一補爭客氏之釵臣其
宜推膺典與之曰臣其三起鉏強扶弱公憤共冤之

道臣自謂可以信友何獨於補科一節致煩趙年兄
之揭也雖揭中已言職向未與其事不知有此原議
職似可以無言然職掌所在有不得不言者夫資深
起復得補首垣此省中之舊規也考選候缺照缺序
補此敝衙門之定例也如前次王東里父母序在朱
如容掌科之前而王父母補禮垣朱掌科補吏垣以
出缺有後先也今吏垣侯英觀之缺在先續陳見心
以香齋行吏亦步以回避請吏戶兩垣共有三缺矣
接序而論始無異議故遂以吏垣補陳果菴以戶垣
補陸足吾其史亦步之缺始懸以待自是不易之理

且六垣互相遷轉吏戶亦無低昂卽或有資深復除
者亦須俟其起送到部不妨更調如舊掌科倪實符
例若必置見在應補之員畱以俟之遠爲期者無論
於銓法有礙恐聞者不知亦將謂職有輕重於其間
又何辭以解焉此非獨趙年兄可以諒職卽新舊諸
掌科亦必不能諒趙霖宇者不煩辨也本擬具疏因
此揭似小而所關甚大遂躊躇兩日且念霖宇年兄
與職六年閩海固風波共濟之知己也何忍以一言
相加哉故不以疏而以揭

味賦好酒不及飯而足醉
與淵天字國詩國風其
荒澤思小何風蘭其大
章採亦必不詭就賦澤
更何補是賦詩也非賦
賦後詩言詩賦開詩不
同詩必言其亦賦詩文
昔亦承其賦詩賦詩不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三終
後學許沐鏞謹校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三終

古吳周順昌景文著

與朱德升孝廉書

辭關分袂節序條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不如故園柳
三百五千人中來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
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鳥啼雲散俱足增故
舊之思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茶數杯伏
枕球睡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獨牽衣
簪眉之態不存耳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云晝思
夜結良然良然別後情景大槩可想今科繁費稍減

更如弟之猶約亦需得三百金無門可貸爲苦積習
使然弟一人不能頓革陋習可奈何月中分兵部觀
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恭升堂畫卯而已天下
事之虛文相蒙者多類是閒中接邸報閱之見朝中
士大夫議論互爭不一卽一南畿學使甫推浙按彈
章隨至矣福王請封復緩邊庭告急日甚有志者得
不深杞人之憂乎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
無論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然不能對始
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止爲八股徒做一不識時務
進士良可笑也弟職應司李展閱大明律一卷深文

刻字多所未諳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
語最恨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申貿易計美
惡計大小計貧富計遲速弟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
南北惟命之日宜信心做去美惡貧富君沈遲速何
所不可當知銀子取不盡好官做不盡去角子齒兩
足四翼造物自有定數安用營營爲哉倅叟一策不
敢去報國固窮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并此而喪何
以自立弟孤苦艱辛往年備歷慕富慕貴一生痛恨
幸得六坏土甯祖宗魂魄志願畢矣富厚策肥大非
吾念此弟可自備知已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

不可拙第_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澹可_以從儉惟
儉可以養廉有味哉嘗以此言示同事者不謂迂則
謂矯弟所甘心獨怪世之不爲迷不爲矯衆亦相顧
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於合榜中偶得_得真_士
相合尤奇辭部日耳自甚衆彼獨以白須挺立家宰
前了無退避無不拊掌弟謂諸兄人身那_一件不假
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烏須藥豈少哉實是
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雅負北方人
望弟卽笑問渠亦駭遂過我竟日揚推干載抵掌時
事言明明可聽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

五人無異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
已訂交矣四知己亦爲快心否百餘日不得一晤幾
成鬱結一夕風雨破窗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
自知其言之長也青蓮云長安如夢裏何日得歸期
讀之黯然合宅清嘉如昔三老伯僅以空函候問曷
勝媿汗四月二十日弟昌拜

與朱德升書二

顧聞若行有八行寄上弟宦游景況如斯而已稅監
奉旨撤回士氣大伸國法大振使臣子感恩無地不
謂猛虎尙爾負嵎戈矛忽興同室松陵之所以爲難

大率以廩精一申禁監役一示也夫廩精設以供稅
監非以供罪監也道尊代索以爲異事弟具申文明
知非自全之道但壯心易激直腸難換以此吐吾輩
之氣耳院司道俱云與之爲權不與爲正不知權非
聖人不能用弟能言而不能行媿恨至極八月十四
日有海道中軍徐大用指松陵名送監棍告詞於龔
糧館口稱呂爺著館追還原物糧館不敢論是非大
半捕民到署追理所捕之民又奄奄一病夫也弟聞
之急往問龔公以事涉兩難攢眉蹙額問計於弟弟
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吾輩在地方惟知有百姓前

以監棍未受斧鉞爭之甚力卽告詞果眞奪之閩民
還之閩民原不爲過況惡監之劫奪撫道拘囚府佐
在明旨未下之先誑詞捏告擾害地方反在明旨撤
回之後則其咆哮愈肆視閩中幾無人矣執一府佐
復驅一府佐追賊可乎不可乎所追之民係一病夫
萬一刑威稍加斃之庭下使人謂府官殺百姓以媚
罪監甯不貽天下萬世羞哉不特此也當東奔西逐
之時愚民之得財者奚止一兩人重於好財輕於爲
亂情也忽聞府館追賊人人自危肘腋之間更生叵
測則所害愈大龔公唯唯欲以所追贓物解道弟索

於堂上盡付烈燄龔公苦甚而止遂收之庫越三日見撫臺以此事相告撫臺亦心首俱肯於是出示嚴禁監棍八閩歡聲成雷呂公見弟杜門乞休撫公屬吏見留至再三見於海道申文弟欲刻期戒行會生童畢集省城廿一廿二勉出以完試事題不口口去則窮日之力皆成罪案廿三日進見撫臺思一吐衷曲撫臺怒形於色不復以禮回署亟整頓空囊驅車南向士民間之入府號泣者凡三日赴院司道懇留者以千萬計五晨起弟婦與奴子輩俱已登輿軍民擁街遮路不得行且云公去當殺太監劫中丞衆心

海海撫臺遺官慰問番鄉董戎伍者暮施藉朱力阻且以府篆稱身無人肯代以三共事者復遺書日聞城黎庶咸云罷市九邑士子盡望京衛萬民附股之間復生他變奈何奈何於是勉留親事不意聞海波濤一至是也恐知己懸念言其大略如此杜途刺棘不如長林豐草之爲樂也不盡述此言野史非州無識與吳公如內弟書云廿三由餘景長林請時許會城繁劇不必言朝夕驅馳是做官常事但近湘以惡瑯煽虐地方騷動弟幸以願強之姓處之離湘罪於當道庶幾不負知己不然身名兩敗此事願爾若

能悉之申文與成事始末可觀也夫率小人肺腑縣
公屬同年府尊屬治下何求不得弟深以是慮家數
易於滅嚴或不敢非爲一種影勢生事者突地風波
無端誑捏爲可畏耳弟筮仕三山爭是非杜請託每
得罪鄉紳所恃以無恐無欲故也如此行徑決非做
科道氣兆聽之而已府尊係聞人必快字不通方好
命以試事相瀆已非素心佳問幾年蕭然寒士此情
此景聞士民知之親友知之而尊堂朝夕與共更知
之深者亦只求毋負此六尺軀也每年諸公祖父母
禮儀以弟初心存任不取人錢居家又何用些些

卻之爲當今不可追矣承諭以童生事抵屋價極知
委曲厚意然守節五六十而嫁殊覺難耳最大惟
葬祖父母事當盡力爲之也已逐之奴不許擅入及
投勢之輩不得濫收惟老成清約爲主世人中一進
士便欲脫盡秀才窮酸氣味不知進士只是秀才結
局事此處看不徹未有不敗壞幾裂舉生平而盡棄
之矣兄亦以爲然乎弟昔在京中只以蔬腐過日言
切賞心樂事都謝絕不行已費百餘金若放手借貸
則此累何年得了須知推官光景清澹異常兼以弟
迂執之性必不敢染指於外者家中不可不體此

意明年尊堂令辰吾丈來閩弟所深願亦爲人子之
至情但聞海風波易起而弟之風波更甚倍於他人
省城上司畢集閩中士大夫之不遂所私者日側目
以見隙思及此吾丈以爲宜來乎不宜來乎弟所言
語語肝腸勿憎惱怒寄來銀五錢以表微意拊掌笑
之同門文三册并驗入 滌利不厭士只是表太謙
與吳公如書云弟亦知前輩爲士世人中一數
讀來札知諸親友之索債者填門盈戶甚至有怒而
相罵者弟自笑曰做秀才時艱苦備歷反能以館穀
怡之入當大事未嘗乞一文半粟於親知而且能以

東條之所餘者備先人之舊遺無大累也余以濫叨
名故做一不乾淨人五年宦遊不能還諸債主官之
累人也多矣又自解曰曷不稍稍通融取諸民以快
親知之意乎何苦以不乾不淨之身取諸親友之怒
終不願也負諸親友尙有還日取諸民間必無還期
所學者何志以難知還債之故而舍我以從彼稍知
留愛者必不爲而況弟乎弟明年五月準歸矣歸來
定當作一子當局面不得已亦當借債還債毋以累
人且累吾丈也卽今歲說府中童生五人俱情交之
所不能辭者以弟之居官居鄉論只是不說爲高若

以俗論亦有二百餘金可以還債余曾以片紙半帖
煩諸人之手乎弟之所以爲此者不過六段熱腸以
諸親友與吾夫易地而居未必肯做此癡事呵呵此
番之後決意以冷面勝熱腸不爲馮婦也矣謂何如
與鹿乾獄璽卿書云姑而合其以蘇對蘇映
弟自癸丑歲除夕抵閩忽忽兩年紛紛萬狀未嘗做
一兩件得意事以還報知己攬鏡自憐須眉羞澀兼
以瑣變卒越迂執招尤慧愚成罪風波劍戟無時不
有未知將來作何稅駕也每於風晨月夕讀兄序文
知見兄也吟別時白髮丹心之詠又如見兄也雲水

七年沈清一進哲人去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相
弟與兄之謂矣弟嘗思古人惟朝一死字便做甚許
多大事業壓倒一世今人惟愛一官字便露出許些
頭面壓倒一世古今人之不相及夫藥如此思之可
爲浩歎兄刑曹乎抑計曹也無官無事竭力殫心節
委吏乘田皆可酬主又何論位大小局炎涼哉特道
義之雅不覺有懷倒盡扇頭兩詠聊寫相思不若知
其拙也北雁南飛幸不吝教行以當面教探兄牙高
骨勁直逼古人今春定當翻案讀如印味聽男東
然實無刻不神交也相見望叱名道意

與沈石帆別駕書

若撫歸開函見尊揭知老親翁之病特弟也願珍翰
遠勤復用揭帖弟思何以見罪至是惟有禱許快揮
而已卽欲破例拜賜弟不敢也敬藉手完此前後尊
銜附入在老親翁覆視之當必笑破口也弟擬正月
廿二日起程又以冗阻來月初四準束裝戒途同行
不過三四做僕單騎長驅計初八九遲則十三三可
抵貴治此時宵懷種種可以盡吐但與親翁約切勿
張筵切勿出拜到時惟以兩盤素菜痛飲五鼓蓋弟
是月持齋故也萬禱萬禱有謂京口登陸近四百里

且驛遞便安弟思此番不得促邾又要幾年饑渴之
懷夢中不解所以決計於安口耳三兒已入學堂讀
書甚樂皆邀岳翁之庇也餘俟面悉

與文湛持孝廉書一

從淮陰道中附一札想入記室弟自二月廿七日到
京三月初五日入署今轉封司矣應酬勞碌眠食倍
常兒女深情了不關念獨春樹鶯啼空齋月落念念
知己恨不能挾兩羽飛來也再讀手書宛如面對如
石行擬訴積懷忽遼瀋陷沒警報一夕三四至捉筆
不成一字又不能勉畱大行公半日悵結久之弟租

一小房於石虎衙衙除趨朝謁客而外黎明入部
薄暮歸來既不赴席亦不招飲家奴六人十文錢五
升米便可飽餐一日有以餽儀及門者一切謝絕府
縣則封還原揭院道始答書啟愛我者謂亦須少放
通融無太激太苦弟思作事不一刀兩段便生出百
千枝葉所以把體面人情一齊拋下紗幘八雙金扇
三十及今猶宛然箝中也至於做官活套尤在多拜
客少講話第一刺不敢混投及到邪正是非反覆倒
亂不自禁其熱血橫流聲色俱厲矣蓋六年快吏欲
俛首銓司硬骨癡腸實有粧不出忍不得耳弟算進

部日子幾八十日惟春盡夏初署選張公以高景洙
鄭三俊陳大綬鮑應鰲劉宗周諸賢首爲推轂啟事
生光林巖增色嗣後遠城一破遠邇驚傳大臣小臣
無不潛遣家歸乞差避難星軺如織別淚霑襟車馬
之價一刻而加至數倍甚至持節京鉞之人做出目
噴耳聾說劍談兵之士化作皺眉縮足謀邊道者急
移之而居內在北闕者願得調而之南涿州之馮松
陵之吳身在二千里外磨落遼鋒棄官就道真可恨
也然今日之大可憂者不在國家之勢而在臣子之
心朝政半移於狐鼠要津各倚夫冰山塞外之戰血

未乾殿中之操戈復急求其合東西南北之人忘愛
憎恩怨之報大家并力以輔神聖是第一件事萬
萬不能萬萬不肯近日聞變即求如熊廷弼王象乾
者幾人哉我祖宗養士二百餘年風流到今渾是
一團庸靡頑鈍之氣結成一個麻木不仁病證可恨
也王希泉鄒南皋兩君子束髮以來仰同星鳳王之
品早爲朱恬字窺見今無論矣吉水先生一揖而篤
好如生平歡每深坐快談半及老兄真心真道時賢
未有祇以封章一上聲價半減弟痛之惜之始信
光宗之恩遇隆而神廟之玉成大也大臣出處去

就知所以自重矣天下好人難得不敢說大話抹殺
世間人其實會三四兩處名友求其可對亦金蘭之
簿訂松柏之盟者眼未曾有姚公氣骨所屬畢竟是
三十二分人物其相念得陽言且百兩也蕭知城
識雖難全諍而表裏如太無若此公其他御雅稱真
逆自許慷慨者未免爲熱鬧世情哄過喜諫怕真喜
受用怕受善喜憐人怕獨並弟料自太辣亦太道賜
太熱忠告太過反開猜疑之隙而欲激怒悠悠泛中
尋一臭味揮孤難與死爾長安局面何似弟與四句
括之未知肝膽相照是奈太御憶評源君去河北賊

易去中朝朋黨難避則長安之劫而思想亦非姑
所同恨乎此公作用不直一文至此可笑河歐往時
所怒俱做大情恐老兒亦不料其塗面若斯耳弟已
心絕之久矣主弱生讀書脩潔徐念傷毒落關壽
述其乞休之故未敘其被逐之由似可優耀匪純甫
幾不得考選前歲使姚公奉弟爲之力救始賴家冠
其說甚長令弟有札相寄道誼殷殷使當時事勢
與兄一毫不可對天今自何以施顏面今若此友朋
骨肉之間可快然無憾矣曾中欲唾果百紙不能盡
奈何奈何自重矣天不我人懽喜不短信大請恭送

吾與文滄持書世不賦何以爲信言以令人無心
進讀乎札知兄之念我不置也兄近况何似亦曾與
德并理舊業否徧看長安始信有膽有識男子原自
絕少若得兩兄刷羽青雲首應龍飛第不爾獨吾道
光真聖明之福但天公不可問耳弟獨居蔬食飲食
男女一無所事體儀書牘盡行屏絕此亦墮地來福
分不會帶得而伸眉昂首無苟苟容容之態可以俯
對知己日日從孟長遠笑語片刻無不及吾兄獨世
入眼孔小迷側目吾兩人亦不顧也邇來並黃之職
未休同室之戎復魯兒不甯報乎魏掌科并發而吾

鄉齊與爲難所以持魏者曲折甚多始舉其一云孤而不介可規吾輩立身全要一副鐵肝石腸魏公亦不過喫尋常茶飯小變夫行景色耳便衆銷交敢無能自展可懼哉可懼哉姚公云楊長於舌左長於筆魏偏集二公之短信然信然中宵不寐服老兄之知人也大率今日之人求富貴利達之心多士之爲國家者固不可見卽索一真正爲功名者亦復寥寥各執其是各行其私每有所恨惜不與兄共之如此局面如此議論惟有披髮入林做第一流人物爲最上著轉與秋高五益河不知何以爲計言之令人痛心

近世有以爲... 來者惟有... 墨壘中秋重九前後... 八與文湛持書... 數月以來有... 年來使入影... 對惟有仰... 孤城一時... 因無一爲... 層輒弱以... 忠介盡餘... 卷二

代明詩如清冰先生亦以剛腸為德蓋其性澹磨
殆盡不知效流兩字是有人策其手成世其言謂我
若清謁丁崖州則其累初已為翰林學士矣讀之猶
有起色始知自三三知且而外可謂無公矣初到時
往來交際並絕不來其言行不過處但自便其真又得
况數言以堅我之性至今覺服食快活無掛累功
司火房一斗室最佳松陰交映靜坐片時晤對千古
時時念老兒一過以慰憂寂一日晤同鄉聖會諸公
云今年期期善事亦休來更何可使吾兒獨為君子
若云但使無事老吾老吾老無所不安正所謂獨為君子也

大笑而別由是觀之弟之為人側目不言可想見今
且賄賂公行之世私心自謂未必無補云若其英
為人物色甚眾弟思其向往吾輩如查太清張可菴
諸事亦甚可取大為拂拭余不但風波已靜且有京
錢之望有可笑可歎再殺之人亦有可笑可歎可殺
之言萬斛結偈財領而望兄來惟早發駕為囑

三四與鹿乾嶽書二

昨臨頗快獨恨孫兄不至耳日來不知河東何狀若
得三方策應定收全勝時乎不再來言之直令
犬且喜且懼也如謂幾糧萬分難措何不乘此苦口

亦今書卷之二

請帑况似儲託楊家老爲之入才册奉去乞細細直
盡不必非雜語不知者尤望細訪其府縣之肥瘠煩
簡并爲關注非年兄實心爲國不敢以是相煩也十
三四約來一語皆二知已而外可謂新入府縣時
之言與吳公如書並而益只來雖早終恐欲圖之
青天白日之事件殊是舍己爲人長安作宦者那
人不飲酒食肉那人不娶美姬以自娛弟獨居蔬
食公餘之暇念佛千聲絕似老僧行徑計大京來饋
送儘可作一富翁弟一切卻之今書儀亦不敢及門
矣昔賢云記勳記言僕隸口中傳信更誠爲不易之

論弟能瞞吾丈斷不能瞞奴輩也幸分付兒曹多讀
書作文做好人嚴家法以慰我心家中日用只宜以
儉樸清淨爲主決不可做冠冕無益之事亦不可起
只憂富不憂貧念頭弟思之仍舊是窮秀才耳此吾
丈可諒我者也京中諸物甚貴借貸之門盡塞風流
華暢事必不去做卽早晚供奉大半喫素而已家中
當體此意見女輩或做一二件衣服斷不可做寸絲
尺絹布素而已當曉示之須杜門守靜不可學搢紳
家鬧熱婦女敢伫立門前者歸當重治

世事日日告急守戰兩難兵食交匱國家事何以策
之弟終宵獨坐每念二親與祖父母大事真不可以
爲人明年春夏間準給假歸葬斷不久居於此只是
囊無半文耳諸事書之家報中不須多囑惟是兒輩
作文讀書不可容他出門一步嚴以御下而已望吾
丈囑付令姊并大兒家中男婦大小有不率教者當
施行責治無姑息也節中諸兒亦不許出門諸親族
來拜年一茶送出亦不許留飯弟不在家原無留飯
之理親友亦責備不得家人輩不許往來飲酒卽明
年令姊四十亦不得受人一盒留人一飯只買豆腐

筆行供壽星一紙而已弟在此苦守俸金一錢無所
入全賴節省不然飲食男女宦長安者何人不極其
受用弟何苦作老僧行徑耶可爲兒輩道之弟生平
不向人說苦說窮試以弟夙昔問人自當笑其癡愚
耳不盡

與高景逸總憲書

朝事至此真漢唐宋未有之黨禍也吾輩一身不足
計惟目睹六君子之慘毒直使人肝腸摧裂不復有
處世之想可奈何可奈何然畢竟成就一小人之愚
耳不肖杜戶息交近爲先人營葬山行居多夢寐清

光恨不能縮地一吐其憤鬱忽得台札更從仲通華
兄備悉近况甚慰鄙念此兄骨膽氣誼迥超時俗佳
士佳士但其加意過厚當之者不深媿耶草勒布衷
百不三盡

與華神通文學書

杜門息影應酬屏絕乃蒙門下以高先生之愛加惠
於不佞深夜相過挑燈快語備悉門下之熱腸下他
年之定力大爲吾黨慶也別札安甚第恐有負盛心
耳藥物同尊扇附入承惠珍果謝謝春光發時候駕
面盡

與唐乾嶽書三

都門聚首忽忽四載每懷知己曷勝勞結吾兄閉門
拮据心血爲嘔賞不及此真赤膽報國男子惟頌服
而已世事如此使人百端交集乃以魏年兄之苦節
亦竟不免雷霆雨露總屬君恩夫復何言但被逮之
旨甚良之號甚遽道者以萬計家無百金之產士大
夫釀金數百始能啟行冤憤之氣緹騎感動今其長
君隨乃翁以行有緹繫上書之志乃翁憐其文弱道
孤援絕僕兄爲之覆庇更厚望於孝廉孫兄弟謂兩
兒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年姪令其不至失所

貴鄉當事諸公暨錦衣衛處曲用苦心令魏年兄得
生入里門不至終成漢宋諸賢之禍敢代爲祈懇惟
兩兄心照爲禱臨楮慘然腸斷偶憶昔人一身作客
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又不能不重感兄之
高誼也積緒種種百不一吐信宋無百金之室十六
亦與朱完天文學書言思夫則論言曰魏
厚翁事已付之一痛矣翁兄生死交情眼中未見其
兩感極容面時悉之築室將成弟已作避世計知亦
有道者之所深許也不盡

與文湛持脩撰書四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著力是弟
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
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
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卻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
是實地至於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時尙可做
耳兄以爲何如斯大痛大恨者因年來過信地師不
能早完先入大事然灰磚石料已一一備集貞山乞
兄留意感當世世天與限商之世不賦天始與弟
與文湛持書五派河渠不河州未終一善當
弟自十六日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

鐵腸石亦矣只是昨朝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
耳然丈夫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做末後一著定當
倭偉頓已託朱完天與兄商之但不知天能成就我
否也亦須酌之公高老是大臣然弟之所不喜如何
如何公謂姚文敬公大州皆因平本豈計此禍不
長官與文湛持書六說事亦不亦多弟朝朝尚四
弟生奮為人決定做第一著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
若再復退爾觀望是舉其生平而盡棄之矣况生死
禍福自有定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膽消諸君子
之隱禍如德仲德升之言可謂愛我非知我也何如

何如參五弟雖不煩數命而文又恐此一舉打
與文湛持書七半只覺孤無思會迴避錄錄之
立鼓登舟旋旋老執相望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
落莫矣謝曰已渡泗回首聞關不勝黯然日來得
素患難學陳朝外與虎狼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也
阿味阿童對亦覺其禍繁然弟同無人不自得也
實與現聞姚太史書蘇曰日來並利其父與梅
如此風波在城無不驚怖弟作無歡喜願受想空空
坦坦直覺快活臨時書尙當豎起脊梁作一箇生鐵
鑄就底人以初負知盡兒以爲何如弟只在此兩日

內行矣使申此取盡欲言試問收領只此兩口
世世與現聞姚知史書五言豈味嘗樂於一箇坐邊
廿五日正鼓登舟知兒相期於楓江話則不謂弟舟
竟從棧塘暗變惟有懷結耳日來況味晨夕與豺虎
相親卽童僕亦覺其漸遠然弟固無入不自得也弟
縣老父在史民伯處乞取而藏之一笑人不自得也
密莫與鹿乾獄書四回首圓關不烈熱熱日來得
弟怨隨此久在意中雷霆雨露均是聖恩只應歡喜
順受原擬以是兒託年兄覆庇細思有毆殺緹騎之
變中途正色遣歸不敢違命而返又恐增一累耳凡

事盡託至親未完天年兄乞與商之生死平常事不
亂胃懷也老年伯厚德高情感不容口

字付大兒茂蘭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
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卽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
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之何以結衆緣如此迺知
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愁患難
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
教平日只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
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與孫鍾元孝廉書

數年闊別時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屬
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今天王聖
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
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乞
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囑也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二終
後學許沐鏗謹校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三

送中丞縣貞周公南歸序

古吳周順昌景文著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
況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
退所關乎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
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縣貞周公今日之以譴去
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故開
隙於織璫璫欲中口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
若輩操耶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

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
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誚訶督過
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卽
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
悔惟是公二載德政幾同覆載且歲值大祲苦心調
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
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柰何竟以譴去也
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徇璫監司有所
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
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

官者亦色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
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振風凌雨之中也
則公雖去所留於我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
謂公以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立黃互戰鬥戶橫分
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
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如霜木求
奇節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余所
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
又何疑於公之以譴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干
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觀二正之季僉玉弄權衆正屏

跡如王佑王文張志瀆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
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請成者果何
如哉然則公雖以譴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
以迂愚戇直抗虐璫方張之倏幾爲附璫者所中撫
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龍樹菴放生池記

放生爲佛法一門實德根本古德開道不啻已詳近
則獨盛於雲棲龍樹菴傅公固雲棲之所傳衣也戒
律精虔一秉雲棲之教菴在蓮涇寬數畝而有法堂
以供佛有禪堂以安僧有普同壇以厝闍毘之衆骨

其環菴如帶則皆放生池也余暇日與文文起朱德
升過之欽其嚴淨見池之右有田畝許頗爲池礙詢
之爲公家義田不可以售惟同區者得相轉移而里
中殷氏田適與同區近在跬步因勸余友汝良施之
聞於邑大夫相易傅公募檀施吳經等捐貲鑿之而
池觀遂完生亦益繁傅公向余稽首曰茲菴創始於
萬厯丁未卽以放生爲願迄今而未圓滿也以三寶
之加被宰官之賜遂能竟此無上功德宰官固善因
夙植冥脩默證生生世世以有今茲抑貧衲竊有所
進於宰官也身爲比丘息心淨行度不能有所普度

於世而白私自了諸佛所訶故動念必求生利利生
必先不殺不殺之細而實者無如放生蓋力不能及
人而姑及於物則惟比邱之行若夫宰官寸念之發
生生無限其所生者豈惟蚩螞蠹動卽其所謂生者
亦豈必相濡相沫爲沾沾之小仁小惠已哉應以宰
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倘宰官之生生
而猶夫比邱之生生恐非圓通第一矣且今者比邱
之生生非宰官不成則知宰官能攝比邱行而宰官
生生之念非比邱不觸比邱又能攝宰官行矣然比
邱有願十餘年不能成就而成就於宰官之一念願

力孰宏成就孰捷凡爲宰官者尙其冥脩默證無負
此圓通矣乎余恍然顧文起德升而歎曰儒者非排
釋氏以謂自私自了試證於傅公語云何顧非傅公
不能此語因書以爲記

募建彌勒閣文

余少時讀書山寺中同遊者四人曰鄒子虛王朱子
德升殷子汝劼暨子狷於余爲五五人者旣相善又
相愛也每晤對則劇談爲樂輒以文章性命相期許
嘗思建關帝文昌閣因與期曰吾輩有早登仕籍者
先成之卽貴無相忘咸笑而應曰唯唯已閱數年余

忠介集卷三
四
果連試告捷得通籍闈中四人又前進曰吾舊與汝
有約豈忘之耶余復笑而應曰唯唯自是後余遂以
考課遷福州司李歷官仕途不得以他事告假及居
家多暇又素以才薄力弱不能支關帝文昌閣之建
也累歲卒莫能就吾家居郊西距一里有小菴號貝
葉其住持曰培風爲人冲夷恬澹與余爲世外交發
願建彌勒閣於殿後乞言於余余曰是不易爲力也
方今天下招提蘭若不問海內外幾什之四五吳會
名山大水若鄧尉靈巖中峰諸刹夙稱叢林號勝壤
一時緇衆之在外者思興土木大構造奔走於公卿

大夫之門卽百舍重繭不言勞然往往以費煩輒阻
禪家有云發大願力得大機緣天下事何患不遂今
培風募建茲閣果能堅不退轉心必有龍天鬼神護
持則由一身以至百萬億身由百千萬億身以至種
種恆河沙數助爲津梁於此庀材鳩工共襄厥成又
何疑焉菴在蓮涇之南離城約三四里許負郭爲輻
湊地非若僻壤遐陬遠處山谷轍迹所不及者每春
秋時遊人士女焚香然燭往來於菴之左右者累累
相徵逐培風以大願力成大機緣爲莊嚴勝果吾前
所謂累歲而無成者今庶幾指日而就乎余於福田

利益之說一無所動於中而明心見性每有合於儒者之道故時時取以自觀覽焉世之君子專於內毋攻其外將樂善布金長者有油油然而來栩栩然而至矣故不憚先倡而爲文以勸

題竺塢募田疏

竺塢在西山最深處入其境四面峰巒環合藜石澄潭青林翠蔓幽若洞谷寂寥無人迴與塵世隔也有僧斷言結宇休止苦行淨脩意謂募田百畝便可息影深山供給徒侶六時誦讀禮悔匪懈二三同志無以爲計積一累十共成勝事不得不望持僧律行佛

立之達人高士彼多藏厚蓄者方營營逐逐問舍求田日分餐於羹藜飯糗之夫而猶苦不飽何暇建寺飯僧爲哉嗟嗟王侯過隙金玉瓦礫從佛視之究歸何有獨不念夫殿中之棘橋下之柱乎吾聊舉以醒世之迷而不願施者

題血書蓮華經

秋夜余迂斷言師登法座施食時有假寐於側者夢師所施粒悉化蓮華盈盈繞地遽然覺問師所以知師口所誦與手所摻符何精誠若斯也旣而索師血書蓮華經觀之然後知師之作苦行求覺路非一日

思齋集卷三
矣齋心祇對覺智慧鋒應手圓淨玄宗妙旨舉筆全
彰亦恍乎蓮華盈盈几上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
而塵相絕覺耶夢耶惡知夫蓮華之非經血之非蓮
華耶是血是經非血非經爲水爲硃爲無著華爲如
意寶書者誦者皆從空現鄉之所夢亦若是則已矣
因師刺血書經余重有感焉

詩
甲寅冬夜夢社中兄弟

分飛爾我忽三年一度相思一黯然猿多雁少書難
寄凍雪寒雲情益牽有時思絕落日邊有時望斷層

巒巖關河渺邈不可見惟見樹草蕭蕭水潏潏樹草
尙有涓水流尙有竭止此故人心無時可消歇愁看
閩山荔子丹遙思吳地梅花發牀頭有酒且酌之酒
醉橫眠抱孤月月影將殘燈花欲落神越千山魂飛
萬壑弟兄相對儼如昨意氣風流還自若爾起舞我
高歌恍驚雙鬢半婆娑共歎風波可奈何誰謂天長
與地闊千古離愁一宵豁北關南山皆夢中於此可
擬齊窮達乃知黃金結交不足論管鮑相期只方寸
白首常如此夜親何須擬賦江淹恨

半爐遊閣路古京燕門一賦又公行新賦賦南天

半載聯鑣駐帝京都門一別又分行海波遙挹南天
轉閩樹高連西塞橫旅店夜燈孤照影驛梅寒雨暗
流聲入閩三晉皆王土共詠甘棠萬古情
與賦贈許墅關尹
天寒日暮欲何之聞道輕裝已駕時且喜雄心仍自
在莫嗟分手未爲期鳳川波浪愁行色馬嶺風煙絕
夢思此去長安霜雪苦囑君珍重歲寒姿
關山詠梅
春半梅將盡中庭尙一枝不嬌偏愛瘦無豔故多姿
笛韻從風亂香魂入夢思玉人何處是惆悵月明時

愁

獨坐雁聲急風高秋氣空家書千里外舊事一尊中
北地兵戈滿南園草木叢朝來看壯髮強半欲成翁

寄內

南度經秋歲已淹一番積悶醉逾添風辭別葉頻驚
枕月引愁心忽入簾脾疾每驚新齒髮空囊無媿舊
齋鹽紛紛輕薄徒爲爾會念當年素與縑采矣

秋齋偶成寄華子仲通

清蕭竹葉含秋露靜寂苔花吐曉爐孤鶴一聲天外
落道人何處問安禪日余

丙寅三月十五日余被逮越宿朱德升朱完天
鄒虛王殷汝劫同臥縣署相對談笑虛王汝
孟長之作嗟乎在今日又增一罪案矣
客途無復附書頻此夕銜杯愴別辰明月一天遙寄
影雄文千古爾疑神交情廓落慙時輩吾道行藏信
昔人榻上方書匣裏劔中宵應不歎無鄰
抗手悲歌出帝都幾行憤淚灑征途中朝豺虎方盈
闕東土烽煙又逼吳報國獨留知己在酬恩忍使至
尊孤雲霄事業看雄劔弔古惟應問烈夫

附鹿忠節先生尋聲譜

有引其門人

千古文人待文而傳者也千古至人文待以傳者也
惟文待以傳不待文而傳之人乃無不欲得其文而
傳之欲傳之意迫或沮於其文之難得或既得而復
失又或一失無可復得之望而忽然得之則因復得
之不易而欲傳之意更迫如周蓼洲扇頭詩是也是
詩之失在玉石俱焚之後嘗痛人如蓼洲乃不得畱
其片言隻字於人間是大可恨恨極而忽得安得不
付之殺青共爲聲以識之向子期思舊賦云聽鳴笛
之恍惚兮妙聲絕而復尋余每讀之未嘗不帶襟遂

題是集曰尋聲譜崇禎乙亥秋月范陽鹿善繼識
於之齋懷乾嶽年兄
共到都門歲幾更天南天北不勝情秦關戎馬聞時
急閩海風濤見欲驚意氣獨禹三尺劍夢魂嘗到百
樓城浮雲顯晦非吾事何日重申松柏盟
夫又其三
相思盈抱向誰開回首衡陽雁不來三十功名淹海
國百年心事弔荒臺壯懷自覺愁中盡薄鬢偏從病
裏催世路行藏須努力月明北望轉徘徊
乙卯冬周蓼洲自福州以詩扇託其門人郭孝廉

寄余同心之語每示友人後爲慢藏不可復得已
已遇其子茂蘭問其存橐乃當被難時誰傳抄沒
遂舉篋藏盡付諸火余每深恨數爲友人言之甲
戌冬月夜同馬玉壺孫鍾元燈下言及不勝千秋
之感玉壺以爲可憶搔首展眉逾刻遂全是大奇
事鍾元曰鬼神通之也亟索筆錄之范陽鹿善繼
謹識

喜從玉壺記憶得周忠介舊寄二詩賦此

丁未
忠介逸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沈吟誰令亂後文無

忠介逸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沈吟誰令亂後文無

忠介逸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沈吟誰令亂後文無

恙卻借閒中客有心延水不殊重合劍廣陵猶是未
亡琴騷壇漫自傳詩話此夜新添擲地金

次韻王壺清詩得風忠公嘗言一馬湖潔 玉壺

漫道龍門迴萬尋涼風懷袖見豪吟瓣香空結南豐
意仙字疑成脈望心君自山陽悲鐵笛我其夢後寫
雷琴詩林此日傳佳話存沒何曾改斷金

次韻文同風王壺清詩得風忠公嘗言一馬湖潔 孫奇逢 鍾元

高風當日幾相尋并見攀條贈友吟方恨偷兒疑鬼
物甯知天籟寄人心世殊不異山陽笛志在依然流
水琴聞道奚囊投烈燄記來隻字抵千金

次韻 孫奇彥 思皇

未墜斯文此地尋分明當日寄梅吟識田久納無邊
景便面相傳不朽心事往何堪題掛劍思來猶似對
彈琴嶙峋絕調凌千古一字悲歌一字金

次韻 范士楫 箕生

履虎遺蹤尙可尋江潭何處寫行吟都因開篋露書
淚想見題梅餉友心好句有緣重翦燭高山無恙幾
彈琴雙珠忽藉乾坤色不枉雞林購字金

次韻 鹿化麟 石卿

曲裏高山未可尋憑誰省識助長吟恍從梅信占蘭

臭疑對霜毫認鐵心汲冢漫開曾斷簡爨桐空拾已
焦琴何如此夕徵文獻不費咸陽易字金

次韻

蘇東坡詩曰不取蘇林韻字杜

越君異

芳烈誰憑汗簡尋淋漓遺韻倍長吟煙沈不假名山
色呵護應深往匠心廿載銀鉤聯水乳千秋鐵膽見
人琴清霜漫詫詞壇興生氣由來字比金

次韻

蘇東坡詩曰不取蘇林韻字杜

孫立雅君健

俠氣忠魂豈易尋當年曾記二龍吟徘徊萬里相期
意鄭重千秋未負心既借識田傳玉筆復從指法入
瑤琴曼聲歌罷清風起想見剛腸百鍊金

先忠介公之被遺也指牀頭行篋謂先端孝曰吾
此行必死一生品節俱在於是善藏去之先端孝
從行至京口始返則謫傳籍沒已悉付烈燄先端
孝終身抱痛遇片紙隻字必羅而致之凡公移尺
牘詩文若干卷而尋聲譜則湯潛菴中丞撫吳時
所貽者也訪濂彭太史見之曰豈可使吾蘇人士
不得一讀是書乎遂付諸劊劊太史大父集公先
生受經於先忠介之門累世孔李淵源有自太史
立身得已動以先儒爲法故一見傾心有水乳之
合也昔韓退之之文遇歐陽永叔而顯先忠介公

之文得訪濂太史而傳夫豈偶然也哉家孫靖百
拜謹跋
此書之始也濂太史與良之曰豈可對吾人
不勝一驚良書平後林林總總大史大父學太史
淵源文字千卷而學精簡明易讀中丞誠又
李錄良詩賦歌中雅興字心韻而短之其公
此書之始也濂太史與良之曰豈可對吾人
周忠介公燼餘集卷三終
後學施經杰謹校

重刻周忠介公年譜序

周忠介公年譜為公友人殷氏所作未嘗提綱標注
第綜舉生平事實用識梗槩歲久版燬定求訪得一
編珍若拱璧因與公之冢孫靖重謀授梓亦未敢僭
加增脩以易前人之舊而載入思宗贈卹誥命三道
及石齋黃公撰神道碑注編脩琬擬明史本傳一篇
附以公冢子茂蘭詣闕刺血上疏一通於是塵埋蠹
蝕煥然一新覽斯編也則知公之行已服官凜凜從
慎獨中來所以忼慨赴難激發人心而不能自己誠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按熹宗初忠直名臣播列在朝奮

身排擊魏璫者或抗疏討無將之辜或執簡糾助虐
之罪權奸側目其勢誠不容兩立若公既解組歸田
稍自引遯以潔其身亦足爲特立獨行之君子乃必
危言覈論不嬰兇鋒而不止者何哉蓋公之心深恫
夫宗社之將傾乾坤之幾毀徒以一身隱忍自全其
間託爲明哲煌煌旁矚無疆之說則耿耿孤衷食息
靡甯故必助衆正而樂從之也及其義激鄉邦傾城
號救鎮鐺絡繹忽若獸奔鳥散是時彪虎羽翼之徒
駭駭向厥臣圖九錫謀勸進聞吳中變起相視色沮
謂天下人心未可一旦搖奪也自此緹騎不出猶令

二三鉅公削籍田間者獲免於難轉瞬見颯雪消逆
黨貫盈之誅曾不旋踵則公不惜其身之死以報國
恩而存士氣者其烈不基偉與夫天而旣厭明德矣
實生渠魁職爲厲階羣奸比附如水赴壑然又必生
公等獨制造物之命而陰奪亂臣賊子之魄豈不以
陰陽消長固氣數之所必然不能使之有治無亂存
而不亡獨是三綱九法決不可無人焉挽救於人心
糜潰之時此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滅頂之凶速彼剝
廬之禍視諸功成事濟者所履彌難所肩彌鉅也嗚
呼計公之生僅四十三年已爾凡人視之亦附流螢

之末光遂過駒之餘隙應時銷落無得而稱而公自
束髮受書綰帶論交筮仕闡南抵牾稅監典銓釐弊
拂衣早歸挾風霜茹冰燠其養成浩然之氣不以死
生利害參其慮者一息皆堪千古遂得成仁取義而
爲天地間不可磨滅之人核其行鏡其心孟子所云
百世之師聞風者頑廉懦立不於茲攸屬與定求後
生闡劣何足爲公譜序惟自幼侍祖父側聞述公之
風聲氣烈輒爲之欷歔隕涕以爲喬固膺滂之賢近
在桑梓赫赫若前日事在苒垂老瞻望門閭趨踰祠
廟實切瓣香之託焉故亟願是譜之流傳謹綴一言

以應靖之請康熙辛巳季春通門小子彭定求謹撰

之夫光廷... 餘... 爲天地開... 百世之師... 平國... 風聲... 小... 欽...

小... 欽...

夫啓丙寅吾吳... 州周公以臺中倪繼監李先後

橫... 逆... 瑞... 矯... 公... 而... 大... 決... 對... 如... 以... 遂

旨... 逮... 至... 錦... 衣... 獄... 被... 極... 刑... 坐... 贓... 銀... 三... 千... 兩... 庾... 死... 又... 明... 年

歲... 在... 戊... 辰... 爲... 一... 十... 歲... 風... 俗... 爲... 一... 治... 國... 若... 此... 則

聖... 天子... 龍... 飛... 之... 會... 夫... 懸... 歸... 元... 逆... 瑞... 殄... 殲... 大... 不... 幸... 也... 哉

聖... 主... 加... 恩... 寬... 死... 諸... 臣... 公... 備... 極... 優... 典... 殷... 獻... 臣... 曰... 惜... 哉... 蓼

洲... 忠... 孝... 之... 性... 植... 於... 天... 金... 玉... 之... 德... 礪... 於... 已... 冰... 燧... 之... 操

聖... 矢... 於... 獨... 愷... 悌... 之... 行... 被... 於... 衆... 聞... 善... 若... 賞... 嫉... 惡... 如... 讐... 行

卽... 有... 稍... 克... 亦... 冷... 大... 所... 不... 敢... 爲... 語... 間... 有... 微... 激... 亦... 今... 人

所不敢言令留諸余日止佐請問官姪遊衣个人
聖明中興之治於以表儀一世砥柱末俗卽古之名
世何以加茲而位不配德遇非其時僅以司李愿
望銓曹稍見一斑而卒冤死也悲夫說者僉以昭雪
望速卹蔭渥爲公幸獻臣謂此正公之大不幸也推
公之志竟公之才爲所欲爲得一當報國豈徒博
言身後名爲子若孫奉祀計者耶雖然直道之民至
捐頭願膏鈇鉞殉公而彼蒼者天先後動威以彰
公之冤公眞可死矣公眞不死矣公之長女爲予
介婦荷公知獨深知公亦獨早且悉開讀之日因

不能晦幾罹不測痛定思痛猶得以驚悸餘魂視
息人間獲遊堯天舜日而公音徽終邈三祀來頻
奉公顏色於落月屋梁之際覺來覓笥中所藏公
初第時寄德升 諱陞宣 虛王 諱谷予 獻臣 弟 獻民

書及閩中寄懷予四人長篇一縣治中所書七言
律二對之潛然輒不自揆敢敘次年月紀公議論
行事作年譜聊以志高山之仰并以當西州之慟
若曰夫夫也不文且賤是聒聒者何足重公則縣
署中握手話別業有成言知公必不以予爲贅矣

汝汝必勉之萬歷丙申歲公年十三予張公與生
元之夕途中邂逅卽成莫逆公已善屬文每讀輒
心折間出王父所遺經書旨及帶辦見示且誦王父
勉勵之語永矢弗諼予壯其志偉其才益嚴厲公嘗
與公同待渭川公側公語微謔渭川公遽正色呵止
之公自是一稟祖訓至交遊憚其嚴峻以爲不和於
俗云渭川公有三子公贈翁冲宇公諱可賢其次也
渭川公罷廣文歸喜讀書飲酒不治家人生產書種
俸餘又爲公伯氏靡費殆盡贈公及公母張夫人持
据奉養公復百計委曲佐與人致洗腆於渭川公卒

登上壽考終癸卯公弱冠補弟子員與德升盧玉兩
兄訂久要予兄弟藉公得蒙兩兄教愛則公之有大
造於予也甲辰公年二十一時贈公家酷貧公藉館
穀奉養曰吾輩今日爲諸生自束脩外卽無可取設
他日爲宰官自俸資外卽不取館於予外家蔣氏
初意公年少已見公進止有度諫督有法遂大歎服
性極敏每遇目輒成誦而不自滿假克勤無怠嘗終
日夜湛思經書旨旁證大全語錄一登講席各理立
言得未曾有從游者莫不虛往實歸予與家季子狷
多所質證其爲文輒擬元服自瞿唐王薛迥會稽松

陵同安皆手錄成帙嘗經數日構義成輒毀之及
或累月不作一字蓋其得力有未易窺者公雖餽其
口於館而憐才念切不計束儀厚薄士爭雲集響應
其能文者公貴後爲延譽郡邑門下士獲遊庠食餼
知名者甚衆性不喜杯中物偶在予坐醉歸母夫人
讓之自是更不復飲終身未嘗一醉丙午公年二十
四試金陵歸贈公暨母夫人相繼抱病爾時家無應
門亦鮮兄弟獨與吳夫人侍養二人稍愈卽至館已
又病卽從館中徒步過歸越二載遂以積勞嘔血贈
公竟不起母夫人亦踵贈公卽世哀毀骨立幾成死

孝歷六年所未嘗見其一開口而笑也居兩喪悉預
請束儀爲附身附棺之具卽至戚間毫無所受有貴
介子弟以金購壘卻之曰貧者士之常臭味不同何
暇與之徵逐於酒肉歌舞之場哉偶偕予訪友館中
其館家出歌舞侑酒酒未三行忽念立尊入涕泗交
下握予手促同歸後予于外艱公突入幕中訊予裏
衣見純布妻始色喜曰昔予居兩喪時舉色者盡質
之易素此極瑣事不如是心不安也戊申公年二十
六時公伯氏貧甚以祖塋地私售嚴氏僕公爲之白
於吳縣曾公諱汝昭祖塋獲全伯氏憤甚訟公於學

師公終不失猶子禮伯迨感悟已沒爲老孺公自連
遭大喪一切世事俱謝屏迹館中獨與德升盧王兩
兄及承兄弟過從予祇以硜硜蒙公教愛遂與德升
輩互結姻好辛亥公年二十八是冬服闋赴科舉府
列公名稍後院試日袖筆硯糞挨補爲縣役攔阻咫尺
不得見縣公徑拂衣出目本圖進取爲慰三人九
京計今反得辱吾過矣吾過矣以故公貴後馭厥役
極嚴待士必以禮蓋懲此也壬子公年二十九赴遺
才試公人不與試都忘院中規條遂爲熊太宗師罰
跪欲加責已從火光中凝矚良久見公青年雄姿英

發始釋先試期公冒風寒三日不食是早楊腹進院
三題一揮而就滿志而出病已霍然遂以遺才拔置
賓興前茅時公與德升盧王暨予同寓長平壁中聚
首論心每及世風目下人情日澆公憤然出矢誓曰
使弟得志必不改素心作富貴容爲身家計以爲吾
黨羞夜夢大父渭川公衣冠狀貌宛若平生手持色
補指公曰汝補有進於此者勗哉已與德升同舉於
鄉捷音至人咸爲公慶公以二人不及見唏噓泣下
悲不自勝借計時有以厚貲附載冀免稅時稅尙未
獨計酬儀可百金公與德升固卻之曰始進之日豈

可使作欺君負心事長于矢言猶在知己耳敢食之
自肥耶癸丑公年三十連登甲榜其時廷對時微雨有一內官延之入室兼進湯餅公固卻
之曰此輩安可比哉又一內官假之館亦不就賃數
椽以居僅蔽風雨蓋攻苦茹淡自其天性而與聞人
柄鑿亦生來具此勁骨浩氣斷不欲假之爲捷徑也
自京師寄予五人書有云今日之舉書生業債俱已
了卻但世上許多難了事不知後來能了得幾分否
能了則了之不然長林深壑之性故在仍以老蠹魚
終身足矣至求田問舍積玉堆金視頭上烏紗若捧

夜光珠行九折坂中惟恐失之實不能也京中百費

如沛牀頭如洗歸來人事惟試錄一册墨卷七首即

蘭墀子次子祐甫亦不能有別贈蘭墀四五歲便自

異人當必不訝乃岳也又書有云長安娶妾者如

市弟繆居如故始知會男子原非絕德念吾糟糠婦

同養二人室無小婢親操井臼以迄澆濯每冬月手

爲之龜實不敢作此薄備事也又書談時局見本

懷甚悉未及同籍鹿公麟相得事甚奇金刻

丙寅公被逮北北鹿公及冷嗣辨玩公璽異情

諱景文俱如救焚拯溺令公初坐職時獲免此詳

未

朱完天北行紀事中完天諱祖文
高文則賦楚焚神神令公
生瀛東師有以阿堵
物相貸者願借此締交公私念非我族類更他貸償
之及抵家終不拜已得聞福州司李便道還家予
兄弟從德升虛王候之游關其容有戚訊之則曰適
思二人方在舟中痛哭一場耳已謁兩尊人極前拜
不能起悲感行路時有市井中援附公外家葭李欲
得公爲光寵公以婦翁家素無此客且廉知其人富
不可比也竟不一顧蒼頭輩有以財進色進心計進
者皆笑而不納諸遊船畫舫梨園之屬財利之藪欲
得公示一牌一燈儂不可有與公同姓者因醉犯

司城禁將聞於院其人故饒於貲其母叩首請公願
以百金爲壽冀免或謂大中丞徐公閩人也知公貧
不妨緩頰公堅不可先是贈公有田若干售公伯氏
之妻黨俞姓者其人故無良價未半而厥賴贈公往
索反被毆公欲明之官慮開釁牆熟諫贈公竟隱
忍以沒至是恐甚詣公謝罪公曰科第非修怨之具
此人貧而老徒傷伯母心無爲也吾翁長者九原可
作諒不介介命之詣靈几前首過釋之時伯母尙在
更以稱貸所得給伯母月米復爲其子覓婚儒家女
曰吾大父止有二子不可使伯氏無後癸丑冬仲攜

家之聞予兄弟從德升虛王送之塘西別時以察假冒爲囑已思三黨之貧而無以自給者曰不得已稍寬童試今途聊爲舉火資秋毫未嘗有所自潤甲寅公年三十一歲首出行忽輿損折仆地公顏色不異曰是過非故竟不之責初下車左右循舊例以請謂公宜先謁稅監公不許已稅監兩遣使詰公見期且云設饌以須公不許時中丞袁與公有桑梓之誼稅監再四致意袁欲公一見公愈不許一日遇諸塗呵公引避公驅車直前僅一交手相過閱三月稅監以橫取讐斂民民弗忍羣聚索價稅監窘甚計出火攻

比屋延燒遂成大變詰朝稅監率其黨挾匕首劫中丞質其二子已而釋之願得公代而甘心公曰此身許國非許上官必君父有難方可身殉吾素不與彼狎四喪未葬敢輕一死於鴻毛耶遂大忤當塗意聽公改教公拂衣就道士民駢肩塞塗至運石肩城門相聚數千圍繞中丞轅門大譁中丞百計挽駕公不得已爲地方復留時邑符府篆遞屬公公計稅監以浚民致變若復左袒以胥戕虐百姓有死不能用是稅監凡有請求每事裁抑而苦心斡旋直捐一身爲萬民請命軀血病復發時爲

神廟之季雖倦於勤太阿獨握卒得旨撤回稅監
輯甯地方而公所全活者甚衆嗟乎公之禍機已兆
於此矣乙卯公年五十三入鄉闈私念曰爲國求賢
豈敢草草每一牘必數番諦閱更禱之天期不枉不
漏差可自慰以故公所得皆夙望凡兩署府縣試其
家人自閩歸聞之途人云今歲周公秉衡湮鬱貧賤
之氣一伸至有歌子衿而泣下者公殫精法比訖審
訖威毫無假借又性極慈嘗曰吾爲刑官每念用刑
非以飾怒六年來從不敢一用夾棍周內人也有籍
紳欲告青衿墓及田公廉得其情斷還青衿已公歸

而案翻青衿復問關至吳懇公公笑曰此世態也何
奈何慰而遣之有廣文以私憾下石其生業竟而
矣公爲請於道再四審克則首誣姦告某氏乃老嫗
也及細訪之此坐道以貧曾一肆酒於廣文之平昔
而廣文謂公必欲公實之忝怒慚而退率自坐之窺
公曰吾念夫父亦賡交接若輩未敢稍慢當爾時不
覺形於色蓋殺人以媚人實不敢也聞地有草名斷
腸人食之輒死兩造交惡貴而無賴者輒食之例斷
十金公曰人命至重孰強之食視嘗所斷半益而其
家所費不貲被產者多矣遂奉斷金聞俗爲之丕變

已味公年三十八在閩幾七載長安貴人絕不通
問而遺愛在口碑直道在人必謀孽公者舉稅監事
有閩中鉅公與公同調者矍然起曰正此難耳遂以
考最內召福州紳衿暨民相率祖送且有三百里而
遙者諸如建祠塑像勒碑易靴之事一切不許行李
蕭然視初蒞任時不增一夫時家季子狷已故子從
德升虛王侯之松陵一見即訊及相與出涕且曰吾
自閩寄子狷詩有從來學道者不以藥尊生之句誠
藥石也惜哉既而相別已久差不愧疇昔之言為
吾黨羞繼談稅監事甚悉及來有履霜之憂焉公

自有紀 庚申公年三十七家居侯考選則晉自吾今
日急務孰有踰葬親者因以數金置淨園公弟名改
太史題與堪輿家往來登涉以世對自隨田夫野婦
初不知為貴人也嘗有他船來觸舟舟人謂將壞宜
命修不則應償所修之直其人唯唯命公曰若然
是以舟為家人利藪也縱之使去益嚴敕家人有
與人相毆徒跣膚愬激公公笑曰有是事乎蔡不許較
嘗置一女使女故有婿因婿與婦翁相決轉售之公
家公知其情呼其人與婿以情理諭之令歸復合踰

年生长茅亦不汲汲責其直所居湫隘甚初歸自憫
鄰舍適欲棄遂稱貸數十金易焉因其陋墜之茨之
兩楹對峙若正間湫深廣不盈丈去頭不盈尺以爲
中堂庭中雜植卉木曰吾視此有廣廈之安矣閩中
一巨公過之謂滿人之畫圖以礎土木膏肓殆非虛
語公之先素以賞雄里閭所居頗巨因家中衰售人
至是爲一勢家紀綱所得更極壯麗其人妄測公意
託人傳語云贖價不能驟集不妨漸償且虛其室以
待公笑而謝之或以復祖業諷公曰此三字名美而
實穢吾諸生時所居室僅隙闕余縱狹陋不猶愈於

昔乎况屋大必須多僕從以實其用食積穀將焉
取之浸假而生事剝民吾不忍也時庚申秋惡旱米
價騰踊嗷嗷之衆千百爲羣所在攫臂米肆畫掩公
素不謁府縣至是亟命駕陳救荒便宜力贊擒首惡
賞之法且寬其餘黨以安衆心地方底甯故事里居
者值歲旱而凶之災于嘗居公只好數種蔬入東
萬壽節例不奉朝賀公謂非吉月必朝之禮遂倡請
鄉紳往拜里居者之奉朝賀自公始也會問數身備
神廟甫賓天辛酉春公年三十八歲不辭奉單車旋
光皇繼晏駕公所覓葬親地尙未有吉壤而銓部之

命已下徘徊久之念其家多故有吉避而歸之
輒論不可違辛酉春公年三十八遂不攜家單車就
道蓋原不爲外據津要計也任都時世初問遺俱謝
時東林諸名公布列當途公皆與之膠漆城社之義
已兢兢睨而伺之矣予嘗訊公兄後進何緣遽入東
林公曰曩吾司李瀛州其人之與吾同調者嘗東林
宗脈蓋臭味所投自有不謀之合豈真揭揭焉若建
鼓而求亡豕以羣相標榜乎哉予因申郭有道申處
世及呂大防獨無黨之說公領之嗚呼孰知殺公者
竟以東林之目耶寓京邸有以女願備妾媵者公固

欲之曰吾盟心天矣義不復負吾精練婦也蓋吳夫
人雅與公同心身無紉綺首無珠翠食無甘旨所舉
男子四女子四俱佳乳築黨間稱爲賢媛若至戊公
年三十九偶以錢補事與省中議論精在遂不俟佳
滿請告甫歸買此宮誰不欲得之堯四喪未葬豈可
不勇選以取衆忌也別姚文公夫吏詩有申朝隸虎
方盈開庭句嗚呼公已預殉其方熾之焰矣會自蓮
賊披猖鄒滕間公自述申轍道所至警夜者柝聲徹
曙公憂時感憤抱影無眠自稱曰此輩意我從羶途
歸有阿堵物也豈知依然窮措大本來手固賦贈內

詩有無裨藩籬賦空鳴呼孰知鐵重舟沈彈者已
披白簡議其後耶先是公別時以覓地意虛至晤時
首以地試問弟此番歸不葬親不出卽葬親亦不出
矣時事有大河漢者矣此抵家廿久以覓地爲事而
地獲不可遇世公何知妄意公位高必金多輒昂其
價以求售公實貧甚比甲子始得真山地公喜欲狂
曰吾願畢矣會形家所選月日與峯巒左遂不克葬
而公及嗟乎茲豈非數耶公自銓部歸愈世受國恩
又蒙與公同心良無絲絲首無悲翠食無甘旨悲
先朝特簡無以報愈東修礪礪危言愈後以澄清

世爲已任偶過予色若不豫曰早間有惡客欲以平
金託吾居間吾自訟素行不足爭人人得嘗之也壬
戌冬文起先生以直言歸公喜曰吾固知其不默默
取容也兩人深相得擇地而陷門無雜賓非公正不
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陳說意所不可卽指紳先生
欲一語夷然不屑垂小民覆盆無辜額天卽觸忤當
道毫無顧忌癸亥公年四十六時元兇竊柄羽翼已成
葉相公以索逋引退萬工部以直諫杖死海內重望
斥削幾盡公曰吾恨在野不得踵萬公抗疏吾恥之
甲子公年四十六時楊左諸公相繼被逮駢首就死

羅織者俱以汪文憲爲詞公曰此匪之傷賢者不免
此人曾來謁吾峻絕之有故也嗚呼孰知傾公者亦
以汪文信耶乙丑公年四十二先是織監李實與吾
吳二府楊公不相能并憾大中丞周公左袒屬官相
繼削奪公曰聞人操糾劾大僚之權天下事可知矣
中丞以忤聞失官榮行也同好者可無一言相祖耶
遂援筆爲序備道二正之季逆璫煽虐與阿璫脅權
者指斥不遺餘力議論侃侃有關世教二三兄弟謂
此文當與胡澹菴上高宗封事並傳然爲兄送死之
媒未可知盡少孫公曰吾甘之矣公文出甫淡月流

傳長安懷公者愈側目欲搆公會推時魏先生被逮
過吳門公獨與留連三日許曰眞吾輩也遂以幼女
字其孫嗟乎公之禍益決於此矣乙丑夏姚太史下
艱歸中途削籍公益憤懣矢口激烈時聞焰愈熾削
選之命無虛日又矯小旨毀採天下書院而大內深
嚴且爲操練之場公憂形於色又見附闈者頌功德
甘譏罵之語髮指背裂曰同籍中乃有此人居無何
聞黨誣公與汪文憲交好且援締姻事詆公貪橫無
上遂捏小旨削籍公曰吾視一官如敝屣第 國恩
未報日擊逆璫不能請劾尙方生不如死矣遂往營

貞山地蓮選葬期更稱貸數金土涇南小築茅屋三
間環以小池爲藉門終隱計時織監李至蘇舊例措
紳先生與之款洽公與文姚兩公倡言不可遂無敢
往者織監不決用復返武林甫三月而難作丙寅公
年四十三三月五日有旨逮周繆兩公公舉命服
質典中各贈二金時心知不免促堪輿家急選葬期
咸謂非冬不可遂不果十三日晚予長兒祚鞏及次
兒祐甯謁公留夜話歷舉古今忠孝節義事以相勉
厲次舉胡紘彈晦翁章笑曰朱子且不免何況我又
及文信國傳旨悉指示因汝所看鑑尙多未悉因思

予每夜必讀史人不能多讀書汝兄弟頗夜坐否吾每
夜四鼓爲率苦油貴用桐油人謂能昏目吾轉覺炯
然嗟乎公之克勤克儉如此其引進後生如此能不
余大盡傷心哉是夜長兒夢隨公行一險道隻身徒
接風沙刺面舉目無林詰朝公遂遠不返訂卯仲冬
卅生相長兒亦逝長兒少時訂了蒙公眷愛每過子
必賦規箴書壁索所課文諄諄教誨未弱冠府縣俱
荷公獎獎獲遊庠序書志感十五日途中喧傳駕帖
風至薄暮果達公予驚兒輩踴躍至公所公笑曰早
知爾爾何足介意此恨四喪未葬然吾捫心無愧卽

飽親騎之欲冀公途中無恙越三日約千金親騎偵
知之索金愈奢傳語云不爾則周某途中且不保縱
枉死孰敢叩閻耶於是道路譁然僉曰廉吏安可爲
人懷攘臂矣平時陳令公馭下極嚴衙役皆意公贊
成頗憾公至是有一役揚言於衆曰快哉周爺亦有
今日耶忽一人捧其首曰吾輩皆憤汝何獨快衆爭
毆之幾斃已徐訊之卽顏佩章等也十七日公在縣
署士民謁公者彌衆已望公顏色聆公議論不沮不
撓詭爲天人恨不能叩首闕請命無不洒淚而出日
暮子率兩兒從朱完天朱德拜鄒虛王邢子下諱伯

公寢相看淚垂公曰此會一別千古豈可作楚
囚相向幼子牽衣泣於旁公正色訶之少焉陳令公
出酒餽奉陪公辭獨與子輩飲曰古人以囹圄爲福
堂弟吟以析楊縲縲爲寢處飲食卽不能如古禪師
臨刑如劍斬春風亦必不乞憐苟免對簿時當痛罵
鼠輩痛罵子對會也孫友曰謂縣長與子曰兩鼠同
窟豈獲之罪死則想之刑國法去錄之只以論詩宋
世祖忠列聖之靈以誅此賊時子輩更抱杞憂公曰
先朝如汪劉輩與附汪劉輩燎原之勢不可嚮邇旋
就撲滅國家有道之長正未艾勿憂惜弟不及見耳

虛王素服袂空王語公曰今日之事亦往因中定業
此輩何能為類宛宛親平等勿起嗔心如忍仙肢解
時則忠孝節義皆眼中金屑兒眞出世丈夫矣公領
之握虛王手曰弟亦有所囑弟去後乞兄仍館吾家
以課諸子使有所矜式因謂德升與子曰兩兄同
志之勿使虛王別就也虛王良久始諾公去後風波
大非虛王與德升不肖俱在危疑震撼中或諷虛王
辭館不應學虛王公取素封羅俱以厚幣延之堅不
就子夜憶舊作各書一箴因以志贈別十八日早緹
騎乘金愈急衆心愈憤時太陽戢曜陰雨蔽空若爲

公飲泣午刻公出自縣治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
自縣至西察院肩摩踵接撫按憲臺及府縣輿不得
行所至民遮道呼曰願救我周爺時已有詈罵甘心
一擊者矣會王貞明諱節劉漸予諱羽儀沙子升諱
舜臣王玄邁諱景泰文啓美諱震亨鄒虛王吳公如
朱完天抗言兩臺前懇以申救語氣激烈顏佩韋五
人等從後攘臂大呼曰周爺既死民亦不願生奪緹
騎鞭轉向之緹騎恐甚曰實非詔旨出自魏公耳五
人瞋目怒曰果非聖天子意吾輩共擊假旨者於
是蜂擁雲集人各奮勇直前遂成千古未有之變時

公伏儀門愀然曰雨露雷霆皆屬君恩百姓披猖如此吾一身不足惜如貽害地方士民何予亦忿忿增公罪繫從衆中痛陳不可被悍民以香刺面幾飽其老拳時變起倉卒官府法不得行遂不果開讀兩臺佯命公曰公曰固安之固請囚乃以肩輿命吳縣學許金兩師掖送公憲臺公署中時薄暮民漸散復有緹騎乘傳往越中者過胥江索供億百姓賈其餘勇更肆毒毆并舟亦焚燬幾盡府縣倉皇禁諭二鼓始定此時予與虛王立憲臺門屏間鎖鑰甚嚴公飢甚且寒予兩人從門隙中布餅解衣以進公受餅卻衣

母使兄寒卽予寒也且曰此地非罪人所居姑俟陳父母來卽當請歸獄時夜將半公不得已宿憲治中予子祐甯侍公宿十九日遷公於理刑別署時緹騎被傷甚至有斃者府縣具醫藥衣食兼爲之殯嚴兵守之人情洶洶上下疑懼道路訛傳兩臺已於十八日暮拜疏會須大創先是開讀之變王貞明等語侵撫臺撫臺大怒密訪姓名及百姓之奮臂者城內外士若民人人自危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子率兒祐甯從公理刑公署中屬鑰甚嚴非公親知不得入紳衿慮緹騎物色咸微服以進或勸公須兩臺疏下乃行

公曰是要君也罪莫大焉或傳錫山高公自裁諷公引決公曰吾小臣也生死惟命二十四日訛言愈起鄉紳股栗四民失業咸不甯厥居公曰吾不赴禍必不彌我豈以一身累一邑哉力請於兩臺求速起駕兩臺疑公途中或有變賴陳令公素信重公力保無他遂定計啓行是晚公密語子曰兄何以直陳姓名於憲臺前使兩臺皆知保無借兄以實吾因吾以及兄耶吾去後兄慮不免子曰憲臺故長者不敢詭對亦由信無欺人羊叔子耳公曰世人盡如兄之拙直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子時先慈年高病劇實恐甚

公曰詰朝啓行纒騎耽耽睨視二三兄弟請從此長別不必遠送會德升尊人亦病篤子三人遂別公時廿五日也廿六日漏下二鼓府縣陳兵衛護公及纒騎間道出許關鄉紳士民無一敢送者至望亭驛開讀時所義助金已滿纒騎望又懼甚不敢困公北渡江諸孤皆幼不能從獨公友朱完天與長公子佩在公呼長公曰吳民待纒騎實甚必將遲志於汝吾命汝急葬親守家廟此乃真孝也止一完天追隨足矣汝可急回長公泣而受命公隨纒騎兼程赴京所過道途驛傳無問識公不識公皆曰惜哉廉吏部有泣

取者越四月廿四日公抵京廿八日奉旨嚴刑究問坐贓二千越二日又增一千會京師回祿示警燬廬舍傷人畜以萬計人咸謂天垂戒意實在公王大司馬有停刑疏而下石公者愈急遂以前六月十六日與周穆二公後先死錦衣獄死之狀不得詳亦不忍詳廿二日出公屍獄卒顏朱尙索金不已義僕顧宣痛哭泥首請血衣回固弗與顧宣遂斂公奉柩歸先是公行後府縣獲顏佩韋等數十人置之獄兩臺初疏上聞慮民變且公未卽至矯爲溫旨公詣獄後更矯嚴旨而顏佩韋五人遂擬大辟疏上又矯旨索

漏網渠魁於是劉漸于王貞明王玄邁沙子升與予俱降黜而予與朱德升文起美尤幾瀕于殆後六月晦日公之柩至涇南小築七月朔雷電風雨竟一日夜拔大木壞民舍無算嗚呼昊天亦爲公震怒哉十二日顏佩韋五人就戮大呼曰吾從公地下足矣噫吾輩不死而五人死耶後一年朱完天亦以從公積勞成疾嘔血終公生於萬曆甲申終於天啓丙寅享年四十三嗚呼四十三年一刹那耳而公之神直與星長河岳千古在天地間彼逆璫與五虎五彪之輩距公死纔浹歲豈公不生而諸人長不死耶公論久

而自定天網恢而不漏直其然乎是役也僉謂公與
吾吳不幸中之最幸者實惟陳令公是藉微令公能
以父母之尊衣冠假寐於蓼菴侯公遲明行乎能於
逮公後飲食饗殮無缺於供并公親知亦沾厨傳共
慰公於羈縲乎能於民變後毫無猜忌與公同心從
當事前力贊公之間道行以遂公赴義乎能於公行
後懇懇兩臺前不多及無辜而衆心以甯乎能令諸
生僅從黜降寬政不爲五人續乎能於公沒後不以
追比繫一人責一板而賻奠問餽備極豐腴令存沒
銜恩旁觀感泣乎能於諸闈相繼守祠日每事裁抑

不至擾害吳民乎此與公司李閩福時遇高宗之變
後先一揆而陳令公所處尤難至公初逮至錦衣獄
密爲左右得不卽斃則念陽徐公巖叟顧公捐貲倡
義如殉身首之急則具茨毛公文姚二公張異度德
升虛王三兄與張天如先生徐九一太史德清胡公
諱公胄餘不盡知不能悉志云

周忠介公年譜終

後學顧應麟謹校



